



# 儿时过年

文/木愉



小时候过年，是在倒计时的状态下盼来的，大年三十的时候，兴奋达到了顶点。

大年三十从来都是在外公外婆家过，外公外婆有子女五人，两女三男，我妈排行老二。除了大姐在四川，其他家都在本地。孙子辈不管是女儿生的，还是儿子生的，都一律称呼外婆为太太，外公为爷爷。三十夜的时候，大家拖家带口，陆陆续续就到了太太爷爷家。还小的时候，我是跟父母一起走去的。等到读了高中，就自己一个人去了。通常是在同学处玩了，等到快吃饭的时候，就一个人去了。我们住在城市的东边，外婆家在西边一个叫陡陡坡的地方。一路走过去，大约也得花半个小时。

人虽然多，开席就两桌，一桌大人，另一桌小孩。大舅跟二舅是对头，两人总会因了一些由头争吵。大舅在盐业公司，娶了郊区菜农出身的舅妈，有五个孩子，负担自然比较重，除了工作，还搞副业，养了猪。年夜饭都快要开张的时候，大舅如果还没有来的话，二舅就要开始奚落了，说“又喂猪去了”。大舅终于来了，二舅的奚落不见低落，反而高涨。有几次，两人甚至动了手，当然，还不至于打得不可开交，众人一拉，就拉住了。这段前奏很快过去，年夜饭在翘盼中就热闹开场了。

我们吃的年夜饭有几道菜几乎是那个地方每家都有的，一道是血豆腐，一道是盐

菜肉，一道是甜饭。鸡和鱼当然也是要上桌的。

酒一定要喝的，大都是喝的本地酒。本地酒叫安酒，虽然比不得茅台，但在过去还是很有名气的，算是贵州名酒之一。酒杯如果不慎打翻，酒液淌在桌上，大人不是马上就擦掉，而是打开火机，点燃了，让其烧掉。一则表示酒醇，二是为了好玩。

酒席吃到一半，爷爷开始发压岁钱。钱是一叠簇新的角票，孙儿们一个大约可以拿到一块。那个时刻最激动人心。我们平时没有零花钱，所有的动产就都着落在三十夜了。

三十夜通常要熬夜，我们孩子玩到二更天，吃了一碗酸菜粑粑，或者甜酒粑粑，就被叫去睡了。哗啦啦的洗牌声如催眠曲一般，几下就把我推入梦乡。

大年初一，要懒散，睡个懒觉，吃了剩菜剩饭。大年初一早上如此懒惰，是有说法的。民间都说，年初一太奔忙，一年就会都奔忙。街上传来遥远的爆竹声，吃了饭，早就不耐烦了，等着逛街呢。街上人流如注，牛毛细雨铺天盖地，天阴郁着脸，可我们的心里都是一片明媚的阳光，穿着新衣，喜气洋洋，走走停停，一路逛过去。满街都是爆竹声，另外就是一种特别的声响，是叭叭传出来的。所谓叭叭，是一种类似高脚酒杯的玻璃容器，杯口是封闭的，柱是空心的，可

以吹，也可以用手捏，空气窜进去，鼓动杯口的薄壁，传出声响。卖叭叭的小摊贩四处走动，卖叭叭的人也很踊跃，大人孩子都或拿或吹，街上的叭叭声就像铺天盖地的交响乐。

小的时候，出行都是跟了大人走的。大了，就自己去找同学玩去了。过年那几天，差不多都是跟同学在一起，四处闲逛。或者到了人家里，大家围了火炉嗑瓜子聊天。

三十夜之后，晚饭是轮流在几个舅舅家里吃的。吃了之后，大人打麻将，或者聊

天，我们就坐在一旁听聊天。我很奇怪我家这两个公子不爱坐在我们旁边，听我们聊天。我那时是很爱坐在大人旁边听聊天的。听到恐怖的故事，就不由汗毛倒竖，从靠门的那边移到靠里的地方。

年一天一天往十五过去。大人说十五是大年，其实，到了十五的时候，轻描淡写吃了汤圆，年就过出去了。十五就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闭幕式。



## 短篇连载

(上接2016年2月5日第B2版)

# 囧事

作者/丹枫

女医生出去的当儿，夏小荷又对谢一山坚定地說道：“要是怀孕，就拿掉。”谢一山不置可否，只是微微动了一下嘴角。他不是她的丈夫或者情人，也不是医生，实在也只能不置可否。

在化验室那里，谢一山给夏小荷指了指卫生间的所在，夏小荷又问尿样放哪里。谢一山指着卫生间外面的一扇紧闭着的小窗，说放那里。马上又意识到这还不够，又补充道：“要从里面放，别拿出来从外面放。”要是谢一山不作这个补充，夏小荷真的会小心地端着一杯尿出来，众目睽睽之下，那该多么狼狈。她吐了一下舌头，显然是为了避免了那个狼狈而庆幸。

告别的时候，谢一山对她说：“如果需要我帮忙，还可以打电话来。”说罢，掏出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

回办公室的路上，回想着刚才的情景和对话，谢一山在心里对自己说道：“我的上帝啊，我居然这样帮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忙。不可思议，真不可思议。”

夏小荷决绝的口气和往下砸的拳头在谢一山的脑海里重复着，他犹如侦探一样分析着其中的意义。“她关心的不是绝经与否，而是怀孕与否。她对可能存在的胎儿不存一点母爱，倒是充满了嫌弃。”

“八成是有了一场婚外性。”谢一山得出了这个结论。

### 三

谢一山没有全对，也没有全错。

夏小荷不在婚姻状态中。她曾经有过一次婚姻，在那次婚姻中，她生养了一个儿子。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有天，丈夫却突然提出要离婚。吃惊之余，她要求丈夫指出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并表示可以改正。丈夫支吾了好久，才说是跟她上床没有兴趣了。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夏小荷才发现这场婚姻走入了绝境，只好伤心地跟他离婚了。

丈夫一定是在外面有了新欢，但有了又怎么样呢？夏小荷没有去追问，也没有花心思去打听。那个结果如果确凿地暴露在她眼前，她会再受一次打击。离婚之后，还没有成年的儿子跟着她，丈夫答应每月包下儿子的抚养费。她倒也随遇而安，很快就接受了没有婚姻的日子。

她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里当工人。那家企业当初是地方上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工资高，福利也好。可以想见，进了这家工厂当工人，那是很有头有脸的。上班下班的时候，这家企业的工人骑着崭新的永久凤凰飞鸽之类名牌自行车，在大街上叮着车铃，招摇而过，自豪和骄傲就淋漓尽致地扩张开来。

改革一天天深入，她所在的工厂也一天天走向末途。不好的消息老是传

来，终于有一天，工厂改制了，她无可选择地接受了工龄买断，得了十万人民币，从此跟工厂各分东西，就像当初跟丈夫离婚一样。

就在拿了十万人民币另谋生计的时候，她听到了偷渡来美的好事。把房子卖了，又向哥哥借了钱，筹集到了三十万，交给蛇头。然后，就得了商务签证，堂而皇之地来到美国，从此黑了下来。

走出了国门，却没有走出华人的圈子。她在唐人街的餐馆、商店和衣厂里干过形形色色的活。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羞辱和艰难，却也像蒲公英一样，四处折羽，在飘流中生存下来。

她跟王老是一年前认识的。那时正好被衣厂裁了，她四处寻找工作，在《世界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招募保姆的广告，就去应聘。那是对年轻夫妇，刚有一个婴儿，需要保姆。面试的时候，小夫妇并没有当即拍板，想再多看几个人比较比较，王老从楼上下来，对儿子和媳妇说：“别再找了，就是她了。”

王老其实并不是太老，才满花甲，妻子因为药物过敏，突然去世，儿子为了让他从悲哀中解脱出来，求他放下手里工作，到美国来休假。王老是个建筑设计师，画得一手好钢笔画，还打一手好乒乓球，从年轻时风流倜傥，到了这把年纪，也还威风犹在。

夫妻俩都是电脑工程师，天天忙得披星戴月。宝宝很安静，不淘气，吃喝拉撒都似乎遵循着时间表，好伺候。王老待她也客气，喜欢跟她搭话。偏偏夏小荷爱说话，把生平中鸡毛蒜皮的事罗里罗嗦讲给王老听，王老却也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哈哈大笑。白天里的公寓就像鲁宾逊流落的那个孤岛，夏小荷则像仆人星期五。所以，夏小荷说的废话也饶有趣味。加州阳光充沛，气候宜人，王老经常到外面走走看看，顺手就用钢笔画几幅素描。刚开始，王老是一个人出门溜达的，后来就叫夏小荷推上婴儿车一起出门。有一天，王老对着一个大教堂的尖顶勾勒的时候，一个路人驻足观看，连说“好，好。”又看了看正熟睡的宝宝，赞道：“真漂亮。”王老很骄傲地说：“那是我孙女。”那人又自作聪明地问：“老俩口来帮忙啊。”王老连忙摆手，说：“不是的。”夏小荷在一旁脸也红了，心里却奇怪地为被乱点了鸳鸯谱而高兴。

路人在教堂门口的那个误会似乎成了一个提醒，从此以后，王老和夏小荷之间就仿佛多了点什么。夏小荷从来不进王老的卧室的，那天，却移步到了门口，把虚掩的门轻轻推开，柔柔地问：“在

画什么呢？”王老抬头看了看她，笑道：“进来看看进来看看。”摊在桌子上的是一幅街景，高大笔直的棕榈树，修剪整齐的圆灌木，几丝飘舞的浮云。夏小荷惊叹道：“真美。”说罢，又显得很有心得地赞扬道：“能画真不简单。”王老接着道：“想学吗？我可以教你。”说着，就把笔递了过去。夏小荷接过笔来，不知所措。王老站了起来，走到她后面，把她的手把住，说：“来，放松，跟着我。”顿时，异样的热流就在她的身体里荡漾。她的脸绯红，手僵硬得跟不住王老的手运动。

那天，夏小荷又推着宝宝，陪王老散步，走了老远。回来，觉得身上出了汗，就去冲了淋浴。出来，穿着浴衣，披散着发，路过王老的门口，见门是大开的，就扭头朝里一看，王老也正好抬头，就看到了她。她也无所顾忌，走了进去。王老说：“刚才在日本花园那里画的这幅，还没有名字呢，刚起了。”她凑了头过去看，上面写着“小荷尖尖”，就问：“什么意思？”没有听到回答，扭头一看，却见王老眼神呆呆的。夏小荷头上散发出来的幽香和玉兔般生动的双乳唤醒了老王沉睡的欲望，他猛地伸出双手，把她揽了过去。

至此以后，公寓成了王老和夏小荷的爱巢，白天里，他们相依相偎，到了王老的儿子儿媳回来，才保持着主人和佣人的距离。

一个星期五，他们交欢之后，正赤裸裸躺在床上，突然听到大门有响动，还来不及穿衣，就听到脚步声在客厅里了。“夏姨，夏姨”一声声就像追命一样，夏小荷恨不得马上变成一缕清风，飞回自己的房间。宝宝正在熟睡，却不见夏小荷，儿媳即刻上楼来，一边敲王老的门，一边问：“爸爸，夏姨到哪里去了？”王老语无伦次地回答道：“哎，我…也…不知…道呢。”

儿媳那天是到外面开会，会只开了半天。完了后，一起去的同事约定不再回去上班。于是，儿媳就早早回到了家里。

儿媳在家里呆了好久，老王和夏小荷也没有露面。等到宝宝醒来，她干脆带着宝宝出门去了。

儿子和儿媳虽然不动声色，王老和夏小荷都明白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败露之后，他们才觉得彼此之间的情其实是淡漠的，淡漠到没有一点重量，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冲刷得干干净净。甚至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无关乎情，只关乎性。丢了面子成了两个人共同的唯一的感受。次日，夏小荷找了个理由，辞了工。不久，王老也说国内一大堆事情等着自己去干，也回国了。

——待续——

(版权文章，转载请联系本报。)